



芬芳  
一叶

## 二宝小精灵

◎史国华

二宝今年五岁多了,在幼儿园上中班。

周末,二宝牵着哥哥的手,一起背着双肩包还拎着塑料袋,迫切地似旅行又像入住酒店般直奔外公外婆家,二老满心欢喜迎接两位小公子,曾经的疲倦早已一扫而光。

二宝眼见哥哥进了书房做作业,便拉着外公坐在客厅沙发上撒娇,吵着要看电视。现今的电视机已今非昔比,用黑色的遥控器链接网络,再用米黄色的遥控器以语音输入方式选台。外公常看“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”,选其他台有些陌生,便对小外孙道:“你自己开吧!”没想到二宝竟熟门熟路地按着按钮,还发出了“超级飞侠”口令,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。外婆在厨房做事,估摸着已过了些时,便提醒二宝:“一天看一集,你看几集了?”二宝喃喃地说:“看了两集。”有些不情愿地关了电视机。中午女儿女婿在饭桌上问二宝看了几集电视剧啊?二宝带着笑意,弯弯的两道浓眉泛着柔柔涟漪,似藏匿着男孩少有的不羁答道:“我看了两个半集,加起来是一集。”外婆实不忍心戳穿他。

晚餐,外婆烧了一桌美味佳肴,女儿女婿携两个宝贝环桌而坐,大宝二宝分坐在外公左右,争相要给外公倒酒,互不相让。哥哥比弟弟大了五岁多,在酒瓶争夺战中自然处于优势,情急之中二宝却轻声说道:“哥哥你拿瓶子前面,我拿瓶子后面,我们一起给外公倒酒吧。”一场短兵相接的战争瞬间烟消云散。倒酒毕,外公摇晃着酒杯,浅酌一口,喜笑颜开。

二宝兴趣广泛,跟着哥哥学习打篮球、下围棋、听西游记故事,还在幼儿园《岳母刺字》节目里扮演岳飞。那天下午,他把外公书橱里的集邮册、集币册等统统翻了出来尽情浏览,外婆见状忙叫他收拾整齐,说外公会批评你的。二宝却不慌不忙地凑在外婆耳朵旁:“我对外公说,我是跟你开玩笑的,外公就不会怪的。”满脸的自信中还有些得意。

前不久,二宝幼儿园的老师布置作业:为庆祝六一儿童节,请小朋友家长自创一首儿歌。外公自告奋勇接了任务。想起五一小长假时女儿女婿带着两宝贝儿在安徽宣城郊游、探寻文房四宝演变之路,两兄弟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发在微信里,突然来了灵感,即兴草拟:拍照/星期天,起得早/背上我的小书包/妈妈带我上公园/边做游戏边拍照/一轮红日当空照/河边柳梢轻轻摇/小鸟对我叫喳喳/小花对我微微笑/我给小花拍个照/我给小鸟拍个照/蓝天绿地多妖娆/祖国处处新面貌。

二宝的小记性特好,教了他几遍就会背了。

和乐  
◎陈顺源

紫琅  
诗会

夏天的味道在长亭  
芳草碧连天  
花香拂面  
轻抚内心的忧伤

夏天的味道在浊酒  
静待故人来  
举杯邀明月  
晓枕残酒眠

夏天的味道在雨荷  
闲煮一壶茶  
看往事如烟  
若无俗事在心头  
便是人间好时节

玉兰  
一瓣

## 夏天的味道

◎郑从容

夏天的味道在长亭  
芳草碧连天  
花香拂面  
轻抚内心的忧伤

夏天的味道在浊酒  
静待故人来  
举杯邀明月  
晓枕残酒眠

## 两只鸭子

◎宋继高

园子里原本就有两只鸭子,是洞庭东山当地的友人送来的。友人的初衷也是想让我加强营养,所以,他特别关照厨房的老陆;这鸭子已放养了五年了,一般五年以上的称“老鸭”,老鸭汤更有滋味。

他这句话说了之后两三天,我从外面回来,一进园子,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香味,赶到厨房一看,一只老鸭正炯在陶煲中炖汤呢,白生生的雾气,正从陶盖气孔中腾腾地向外冒。老陆喜笑颜开,对我说晚上喝老鸭汤。我有点不悦,对他说:“谁让你杀的?”老陆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,反问我:“人家送来时,不就是说,让你补补身体的吗?这五年以上的老鸭汤很有营养,市面上每只值四五百元呢。”我又好气又好笑,问他:“还有一只呢?”他说,在池塘里呢。我说,我怎么没有看见。他说,可能被吓到了,躲起来了。我对他说,这一只不要再杀了,把它养起来,要养好。

从此以后,这只被我“刀下留命”的鸭子,孤独地在水面上游荡,成天一点儿声响都没有。有时,它也上岸在草丛中觅食,形单影只,蔫头耷脑,没有一点儿精神。每每有朋友过来,见此情景,总会对我说:怎么就一只,再买一只吧,配起来,这一只多孤单啊!

友人说得极是,我也寻思着要为这只鸭子配对成双。可接下来,三年疫情猛扑过来,打乱了原本的生活节奏,这鸭子配对的事就被耽搁了下来。

今年三月,神州大地一扫疫情阴霾,春光万里。

二弟从江北送来一只鸭子,放进了池塘。说来真的奇怪,这鸭子一放下去,就径直游向停在水面发呆的那只,这老鸭见来了一只同伴,伸长脖

子打量了一会儿,就尾随着新来的鸭子向前游去,没有丁点欺生,也没有表现一点儿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霸道,更没有“怒发冲冠”作决斗状,却好似旧时友般的一见如故,难道这也是缘分吗?

两只鸭子,江南的黄嘴,称黄嘴鸭;江北的灰嘴,称灰嘴鸭,成天相互陪伴着,形影不离,卿卿我我,叽叽呱呱,相依为命。有时,一只鸭子游走了,见另一只没有跟上来,它会停在水面,轻呱两声,那鸭停止掏食,立即向那一只游去。它们就这样在不大的内塘水面上游来游去。高兴时,它们还会立起身子,展开翅膀,扑腾水面,发出呱呱的叫声。有一次,我看见江南黄嘴鸭,时而用脑袋猛击水面,激起雪白水花,时而展开双翅,立起身子,轻功般地在水上旋转,处于一种癫狂状态。我心下一惊,这鸭子是不是误食了什么有毒食物中毒了,立即把老陆叫来,老陆见此情景,笑了,说:它们开心着呢!快乐着呢!你等着看,这一只表演结束之后,另一只也会跟着来。果不其然,过了一会儿,另一只鸭子也在水面上扑腾起来。

太阳好的时候,两只鸭子会一齐上岸,并排立于一块石头上,把脑袋深深地插在翅膀之中,在阳光下蒙头大睡。

它们更多的时间都用在梳理羽毛上。鸭子理毛,与猴子不同,它们从不互相理,而是“自扫门前雪”,但它们理得特别仔细、特别认真,理好之后,先后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水去,欢快地游动起来。

这江南江北的两只鸭子,就这样跨江融合,友好相处,快乐地生活在小园的池塘里。给小园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,也给光临小园的友人

带来了许多话题和愉悦。

这使我不由得想起那首《两只老虎》的儿歌,我忍不住借着原韵,在心里哼起两只鸭子的儿歌:两只鸭子,两只鸭子,叫呱呱,叫呱呱,一只黄嘴巴,一只灰嘴巴,真好玩,真好玩!

有一次,我从外面回来,看到两只鸭子在园子的小径上大摇大摆、漫不经心地走着,我突发奇想:它们这等架势,若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应对?为了检验一下,我恶作剧般地从后面紧走几步赶了上去,见后面有动静是冲着它们来的,那鸭子一改先前的不紧不慢,猛地展开翅膀,啪啪地飞进池塘,落水后又快速向前游动。见此情景,我想起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的俗语,这鸭子也是平时有翅却不飞,只是未到危急时。

许是心情愉快,许是营养富足,两只鸭子开始下蛋了。

今天这个生一只,绿壳;明天那个再生一只,白壳。两只鸭子交替着生,乐得老陆每天都有鸭蛋拿。我问老陆,只有一只鸭子的时候,那只鸭子可生蛋?老陆说,生的,就是拿不到,它有时生在水里,有时生在草丛中,一落地,转身就被它啄破吃掉。我对他说,这其实就是在表达对我们的不满。老陆点点头,同意我的看法。我又对他说,你杀了它的同伴,它就不让你吃到它生的蛋,它这是在愤怒、在抗议、在报复我们呢。

老陆无语。

任何生命,都应该得到善待,人与自然就应该和谐共生,这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,而是必须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之中。

我突发奇想:它们会不会哪天高兴,突然生出一只大大的圆圆的绿莹莹的白亮亮的双黄蛋呢!